

第九课 第 6 讲

另一项重要的圣礼——教会的审判。圣餐礼和洗礼一样，都是主耶稣亲自吩咐的。对于圣餐礼，他的吩咐比洗礼似乎是明确得多。“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。应当，说清楚。如此，说清楚。为的是纪念我，也说的非常清楚。当然喽，两项圣礼的颁布时间，有那么一个明显的气氛的不一样。要是照人的理解来说的话，洗礼的颁布是主耶稣，掌握了天上地下所有权柄，吩咐门徒去扩展他的国度的时候，是成功的时候。而圣餐礼的颁布时刻，是他即将上十字架。在人来说，当时的气氛和内容都是一个似乎是比较低沉的。“你们要这样行。这是我为你们舍身流血的见证，你们应该这样做”。要是从人的理解来看，一个是非常正面的扩展性的。一个是非常低沉的，类似于遗嘱之类的东西。但是如果我们知道，那耶稣的十字架就是他成功的转折，就是他成功的标志。所以二者是紧密的相连。从它的分量上自不待言。凡是出自于神的，都是不可违背，都是意义深远，都是门徒生命的一个见证。

对于省礼来说，除了礼仪的本身之外，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，礼仪针对的对象。那个洗礼针对的是已经蒙恩得救，做门徒的那个对象。我是为这个对象来做一个公开的见证。而对圣餐来说，那个对象就更清楚了，纪念我。纪念我，问题是纪念我什么呢？“这是我为你们掰开的身体，这是我为你们流的血，这是我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”。所有这些都围绕着救恩的本身。正因为有了救恩的本身，才有着救恩的扩展，才有了救恩的推进。而当时主耶稣说的时候，他用了一个“如此”。这样一来，更多的人比实行洗礼的时候，更强调主耶稣当时所做的那种形式、那个动作。“你们当如此行”。“如此”是什么呢？如此，就是像我这样。问题就在于像我这样，也是这个动作？拿起饼来这样掰开吗？也是这个动作拿起杯来这样分享吗？那到底耶稣当时是怎么拿起那个饼来的，那么耶稣到底是怎么拿起这个杯来的？至今就像洗礼，人们在追究着约旦河的那一幕一样。也有许多人在追究着到底主耶稣当时是怎么拿的饼？是拿的什么饼？是怎么分的杯？杯里是什么东西？诸如此类的。其实就礼仪的本身来说，所有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“你们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”。要的是你达到了主耶稣所要求的“纪念我”的目的。至于说如此，既然他没告诉你怎样做，那就像没告诉你洗礼怎样实行。完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。在大家不至于产生误解的情况下，随意按照形式来实行。是吩咐他们施洗，

没说怎样施洗。吩咐他们如此，没说到底“此”是什么。也就是说，明确的是纪念我。不明确的是“如此行”。可见，不管你怎么行，只要纪念就行。剩下的问题就好理解了。为了纪念，你会草草了事吗？你会乱七八糟吗？你会杂乱无章吗？这个纪念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隆重的，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这样一个东西。所以无论是圣餐礼还是洗礼，既然都承认它是一个礼仪，第一关就必须过。那就是说礼仪的物质形式本身，没有它的特定的意义，唯有它要表明的才有意义。

但是这种物质形式怎么样才能表明呢？用在洗礼上，使这个水具有洗礼的仪式。重要的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，要紧的是神叫你做的。你如果是按照神的心意，听从神的吩咐叫你做的，不管什么水，它都有着这样一个意义。这个意义不是使人成为门徒，而是见证人成为门徒。同样，你们当这样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这一系列的东西产生纪念意义的是什么呢？不是动作，不是物质，而是当时主耶稣所说的，我现在是怎样做的。我现在怎样做的，那就是我自己的心态，我自己的心情，强调在这一点上。如此，像这样。今天仍然是在圣礼里的一些物质形式争论不休。如果说洗礼最多的争论就是大水礼和小水礼的话，那么关于圣礼在圣餐礼上，那么争论的比较多的，就是葡萄酒和葡萄汁的问题了。当然其他方面还是有一些争论的。对饼来说，似乎一致同意的是无酵。这个在当时来说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到底是葡萄酒还是葡萄汁，现在几乎可以形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派别。就好像点水礼和浸礼一样。持浸礼立场的绝对否定点水礼。不是说两样都可以。大体上持点水礼、小水礼立场的同意大水礼。只不过认为小水里同样有果效，只不过是礼。可是葡萄酒和葡萄汁呢，就有一个互不相容的了。有的人认为可以是葡萄酒，可以是葡萄汁。也有的人认为必须是酒，不能是汁。必须是汁，不能是酒。这就像施洗这个字，在当时没给你做过多的准确的说明一样。杯中之物，当时也没有做过多的准确的说明。因为圣经原来用的那个词，既可以当做酒，也可以当做汁。因为那个词要是按照字典翻译的话，人们都认为那个词表明就是从葡萄而来的那个东西。要是直接翻译可以译作是葡萄的产物。这样一来，你酒也是产物，那个汁也是产物。那也没说是一级产物还是两级，加工一次还是加工两次。那些都是人们在不当有的考虑的问题上，加上了人自己的想象的问题了。

主耶稣当年是这样做的，他并不是让我们去照着实况去模仿。如果让我们照着实况去模仿，他一定会把那个细节说的非常清楚，免得人们误入

歧途，免得人们自行其事，免得人们想做的对，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做。神不可能既是告诉你做，又不让你知道怎么做。神不可能即使有个严格的要求，却没有给你一个严格的指令，那就是自相矛盾的问题了。对于“你们当如此行”，我们应该是从当时主的心去理解，你们应该如此隆重的，如此郑重其事的，如此在父神的面前记念我。最后虽然他的目的说的非常清楚，为的是记念我。其实这里头的清楚，也有一个非常非常模糊的问题，那就是记念我什么？当然人们都会想到，那是最后的晚餐，随后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。当然是记念我为你们死，记念我为你们上十架，记念我身体为你们掰开，宝血为你们流出。这一点没有什么矛盾的。难道仅仅是这样吗？难道仅仅是记念他的死吗？这一点在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一章里头保罗或者说圣经就说的非常清楚。“只等到他来”。我们这样做是记念主，只等到他来。这一个“只等到他来”，就说明这个记念是持续性的，不间断的。这个记念也并不是说记念一件事情。再说了，我们如果记念主的死，那么记念主的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要是单单看这个饼的话，那应该从钉十字架开始。在钉十字架之前，既没有身体的掰开，也没有血的流出。可是主耶稣的十架路，从道成为肉身开始，已经开始在走着十架的路了。耶稣上十字架是他的付出。耶稣从高天之上来到世上，也是他的付出。而且可以说是整个的一个付出，没有前头就没有后面。如果说十架是一个高架，那么道成肉身就是开始上了这一个斜坡、这样一个匝道。今天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值得我们记念的事情，绝对不是仅仅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的苦、受的死。至少他在十字架上给门徒留下的那些话语、给门徒留下的那些榜样，也都伴随着十字架，成为一个必须记念的内容。而一旦说到十字架上的话语和榜样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想到没有十字架下，哪有十字架上？十字架上的每一句话都是以十字架下为其背景的。所以说，当我们要记念主的时候，可以说记念的对象不是主的，而是主。不是记念主为我钉十架，而是记念为我钉十架的主。这样就更加明确，更加符合主耶稣当时所说的“你们要这样做，为的是记念我”。不是单单记念我的死，也记念我的活。我的死和我的活，二者是不能分开的。没有我的活，我的死有意义吗？没有一个完全的人生，那个死是完全的吗？没有一个洁净的人体，你的那个祭，能够起作用吗？所以说，记念不单单是记念耶稣的死，也是记念耶稣的活。不但记念耶稣的流血、牺牲，也是记念他的一系列的教导。不但记念耶稣在十架舍命，更是记念他顺服神的榜样。顺

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某种意义就算你提十架的话，十架的本质既不是苦，也不是死，而是顺服。

十架的含义究竟是什么？以前我曾经略略的提到过，今天人们常常提到十架、十架路、十架工，十字架和我们的关系。那么十架究竟是什么呢？谈到十架，人们就想到苦、羞辱、死亡。难道今天我们被背十架就必须受苦、受辱、受死吗？那么此时此刻，你似乎也没受苦，也没受辱，也没受死。那么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肩上有神要求，主耶稣要求我们背着十字架呢？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个不太重要的事情。实际上就是在这些问题上，许多人以为不受苦，就不是十字架。因此没苦，我也得找点苦来受一受。那就失去了十字架上苦，它的本意了。其实圣经说的很清楚，苦难只是顺服的结果，而不是顺服的唯一的目的。我们应该效法的，正像保罗在《腓立比书》里所说的们，“当以基督的心为心”。学习基督，就是学习他的顺服。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而虚己，顺从。先是顺从，成为罪身的样式。而后顺从，过着仆人的生活。最后顺从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如果上十字架没有顺从的话，十架就毫无意义。如果有顺从，但是没有上十字架的话，顺从照样有意义。这是我们在我们纪念主上十字架的价值过程中，剥离出来的那个十架的意义，那个十架的本质所在。所以说为的是纪念我。用我常说的话，神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。主耶稣说的什么就是什么。既不要给它增加，也不要给它减少。既不要给它升高，也不要给它降低。在这里纪念我，就好像信耶稣一样。看起来是明明白白、简简单单。实际上我们说了多次，有的人就在这个信耶稣上，加上了一些信以外的要求。有的要求和信毫无关系。有的要求是信以后的自然延续。那些都不属于信。而有的人更是减少了这个信，以为只要有一个外在的表述，那就算是信了。要求信接出的果子，那是增加。要求借着有一个表述，那是改变，那是减少。同样，为的是纪念我。纪念我就是纪念我。不是说纪念我为你们死，应该说纪念我当然包括我为你们死，这是毫无问题的。但绝对不是等于我为你们死。那是两个概念。许许多多的争论，完全可以借着好好的读读圣经，得到明确的解答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你不争论，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还读不出作者给你的这个思维的信息。而一旦有了一些争论之后，你再回过头来认认真真的带着这个争论的焦点。回过头来看，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？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？那就非常清楚了。这也就是渐进启示的平台。这个平台是什么？是伴随着时间，伴随着环境，伴随着一些攻

击，伴随着一些误解，伴随着一些争论，使我们重新回去仔细打量，我们才看出来，原来那句话的意思，就是包含这些意思的。在没有出现一个误解的情况下，在没有出现一个争论的情况下，你读也读不出这个东西来。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伊甸园中的婚姻的原则，它到底包含什么东西？有一些只有在违背原则的东西出来之后，你才看到了这些原则。只有在想要破坏你的东西之后，你才看出来这个东西是不可破坏的。

为的是記念我。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記念我。如果第一遍听的话很简单，記念我。如果有人来问了“記念你的啥？”，那就应当思考了。而有的人加上想象来記念我，在这个情况下还能記念我干啥？不就是为了記念我上十字架吗？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才可以再一次读主耶稣当年所说的，再次读保罗当年所分析的，再一次读圣经所有关于这些事情的。我们就知道了，記念我就是記念我。不是記念我做的哪一件事情。这就是“他自己”的意义。当然記念我，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表达。但是对于我们具体实施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想到的“我”是什么？对于当年的彼得约翰这些门徒来说，記念我。每当他拿起饼来的时候，他就記念了当年主耶稣给他们掰饼的那一夜。我相信走过那一段道路的人回过头去看一看，感觉到耶稣那一夜留给他们的话，那叫做意味深长。当时听的时候，谁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可是等到回过头来，借着圣餐来記念主的时候，对于有过经历的人来说，无需多加任何一个词。加上什么说明，都不如主耶稣的那句话实在、准确、完全。你想想这彼得想了“哎呦，当我们拿起饼的时候，耶稣那个时候说的，‘記念他’”。你想想看，彼得能不知道記念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記念我的主，就是記念那天晚上主向我们表达的。就是記念借着那天晚上的这件事，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了这位爱我的主。对彼得对约翰来说，記念的对象非常清楚，就是我的主。你要说说“彼得，你告诉我，到底記念你的主的哪些方面？”。他就是思维再严谨的，他也不可能给你说的非常完全。記念哪些方面啊？記念耶稣对我们的爱，記念耶稣对我们的宽容，記念我们那个时候稀里糊涂的，耶稣已经带着这样的十字架的负担，对我们指引前面道路，为我们带祷，使我们不要跌倒。其实这些事情我们一直是那样幼稚，一直是那样无知。席间争大，路上争大，平时也就争大。耶稣说的那些东西不跟你多说了，一句话，就是記念主。还能多说什么？我越多说，越不完全。对于一个完全认识主的门徒来说，記念主包括了所有的东西。要是我们现身说法的话，也许彼得每一次领圣餐记

念主的时候，都会想到一些当年所发生的，但是他没有引起注意的。当年所发生的，但是他一点一点越来越有深刻认识的这些事了。我们深信彼得肯定是无数次的在圣餐中，记念主。初期教会多少日子领一次圣餐？天天掰饼记念主。那你说说看，今天让我们天天掰饼，你说你记念啥？要是天天掰饼，要是天天都是一个人掰饼的话，这一个人都会觉得了“天天掰饼？讲的道，我都不知道该讲啥了。一个月一次我一个月准备一次啊，一一个礼拜一次，我就觉得那说不定就得重复了。要是天天掰饼，那记念还有啥可记念的？”。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可记念的，只有一个原因，你跟主不熟，你跟主不熟悉。如果真的是叫你记念你的父亲，那就是天天记念，你一定有许许多多越说越清楚的，越想越明白的，越想越亲切的这些事情。如果你记念和你相濡以沫、同生共死这样一个人的话，应该时时刻刻记念他都是常想常新，越想越深的。这就是记念主本身这个字的含义所在。

我们今天每当想到记念什么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目标偏离。记念什么？什么都不要记念，就是记念主。问题是你知道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吗？你对他有多少的了解？你对他给你的恩有多少了解？你对他给你的爱有多少了解？你对他对你立的约有多少了解？诸如此类的，都是为了帮助你了解他。所以属灵意义，第一，记念主的爱和主与我们所立的约。原来说的是记念主，但是为了帮助你记念，那么就提出来，你可以从主的爱上考虑，你可以从主的约上考虑。没有写出这个恩来，因为每一个人一说到记念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什么？都忘也许不会忘记的就是主的恩。当我说到主的爱和主与我们立的约的时候，只是提醒不要停止在主的恩上。记念的时候，不要停止在寻找主的恩、回想主的恩、数算住的恩。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开端，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入门。当你借着主的恩进入了对主的认识，进入了对主的记念的时候，那么这一段话是给你个引导，是给你个启发。你借着主的恩进入了记念，你不要忘记主的爱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爱从恩进入，爱是恩的根源，爱是恩的来由。为什么会有这些恩？什么恩？舍命之恩。什么恩？拯救之恩。什么恩？替死之恩。为什么会有这些恩？那是因为有一个爱。如果不是出于这个爱的话，那就未必是恩。那就未必是独一无二的恩。而这个爱难道仅仅表现在这个恩上吗？这个爱更多的是，借着他以它的血与我们所立的那个约表现出来。如果说爱比恩更深，那就是约比恩更广。恩不过是约的一个表现部分。正好像恩不过是爱的

一个表现部分，如此而已。借着爱和约，使我们越来越走向记念主。而不要停止在记念主的作为上面。其实当我们说主的爱的时候，就好像说神的义，就好像说神的荣耀一样，那几乎就是他的本身。当你说主的爱的时候，说的就是它的本身。圣经上说神就是爱，你认识了爱，就是认识了神。所以当你说神的义的时候，那我们说的就是神。当你说神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说的就是神。你试试看，神的荣耀和神能剥离吗？能分别吗？神的义和神能够分开吗？我就说神的义，咱先不说神。等我说完了，神的义了，再来说神。你说完了神的义了，你还有什么可多说的？说完神的义了，我现在开始说神了，你还能说啥？说完了主的爱了，说完了，现在该说主了。你还能说啥？你还有啥可说的？也就是说，主还有爱以外的可说的东西吗？当然你可以说，我要说神的能，主的能力呢？主的权柄呢？这些都是。但是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完全借着爱包容在这一起了。这就是我们在讲到神的属性，都是讲到它的综合而均衡。而所有这些，往往可以集中在一个爱上表现出来，往往可以集中在一个义上表现出来，往往可以集中在一个荣耀上表现出来。

所以关于这些事，第一，我们可以借着这个词汇相关的内容，帮助我们了解。但是绝对不要以为你对这个词的了解，和它要了解的对象之间就是一个划等号的关系了。说爱，谁不知道啊？没有谁说我对爱一无所知的，除非他碰到的假的爱太多了。最后，他说到底啥叫爱？我还真不知道了。那正说明了一点，那个真爱，绝对不能借着世上打着爱的旗号，贴着是爱的标签，有着爱的包装的那些东西所能够对等的反映出来的。永远不要真正的把你对爱的了解给它对等到神的身上。然而神就是爱，这个是绝对不会错的。这就是神为了怜悯人的软弱，借着世上的一些描述工具、表达方法，让我们来认识他。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该知道世上的语言绝对不能表达天上的事情。世上的词汇绝对不能描述属灵的事情。但是如果这样他不用世上的语言、不用世上的工具，又怎么能够帮助你了解天上的事、属灵的事、属神的事呢？神就是爱，不是帮助你借着爱来理解神，而是让你已经对神的了解，来认识他的爱。神像太阳的本体，爱像太阳的光芒，或者说它的热量，或者它的辐射等等的。借着神的本体，你认识了它的光芒、它的热量、它的辐射。所以说，每当提到这些事的时候，往往我们就是用一個随便什么样的、概括性的，把所有的好的词都概括在一起的。爱就是这样一个词，义就是这样一个词。它既不是公义，也不是正义，也不

是其他的东西，它就是义。爱也不是说这个爱，也不是那个爱，它就是爱。所以说，记念主不是记念主的任何作为，不是记念主的任何教导，而是记念主。对主的描述。我经常说到你想描述主的话，世上没有一个词能够一下子准确的描述。那么你就用一个“好”来描述，这就够了。也许它比爱，它比义显得更通俗一点。主，主啥样的？好。清楚吧？谁不知道啥叫好？可是倒过来哪儿好啊？当我说出哪儿好，那一定不是主的本身，那是主的某一方面的表现。爱就是这样。但是对一个无所不包的，几乎可以和神等同的这个字来说，我们又要借着他的一些作为，让他更加全面的显明。在我面前这个作为，我们就用神和人立的约来做这些事。至少我们今天读《摩西五经》的时候，我们感受到神做的许许多多事情，祝福也好、赦免也好、包容也好、存留也好等等等等，都是出自和你立的约，都是出自和亚伯拉罕立的约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事情本来不是额外的事，这只不过是那个约当中自然而然的这个事情。都是自然而然的。总而言之，表达神的一个爱，在任何你所需要爱的环境之下，才能让你知道爱的本身是多么的完备。对神的认识就是这样，记念神也就是这样。我已经把两件事情给他放到一块儿。前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生的目标所在，认识主。而后一件事情就是，这个圣礼的对象，认识他、记念他。记念他和认识他，应该说这本来是一个过程。记念的过程，就是认识的过程。你能记念到什么程度，说明你对他认识到什么程度。倒过来，你对他认识到什么程度，你就能记念到什么程度。为的是记念他。我说了，你要彼得来记念的话，他可有很多记念的内容。记念他的教导，记念他的帮助，记念他的神迹，记念他的作为。“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多可记念的？”，“因为这都是我对他的认识，都是我自己经历。”。所以属灵的意义后头一个括号，我们说到的圣餐的属灵意义，就是让你认识自己对主的认识，就是让你认识教会的灵命状况。从另一个角度来概括了，你能对他记念到什么程度，说明你对他认识到什么程度。其实这句话应该倒过来，你到底怎么记念他，那就看你跟他的关系了。他跟你就是一顿饭的关系，你记念他也就是记住了那天肚子饿了，他请我吃了一顿饭。饭挺好吃的，如此而已。如果你和他有更多的深交、知交、生死之交、文景之交，那你的记念就会深入到这些过程所表露的“他”。借着那些生死之交的过程，你对他有多大的认识，记念也就是重新唤起这些认识来。

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属灵的意义，好像远远超出了洗礼。一个简简单单的就是见证做门徒，比那个似乎是要复杂的多了。不过借着圣餐礼的深化，你回过头来想想洗礼。门徒两个字，就是那么简单吗？如果问你什么叫门徒的话，括号里这点东西同样可以用上去。你对门徒的认识就是你对主的认识，你对门徒的认识就是教会的属灵状况的问题。如果你认为门徒就是受过洗的，那你就是和主之间仅仅是一个萍水相逢都未必是的。如果你说门徒就是能进天堂的，那么当然了，你开始有了点永恒的认识。对于神的工作，对神的本身开始有了一点，跟神打交道，有了永恒了。如果你觉得门徒是神给你的神圣的权柄、神圣的托付，门徒还能叫别人做这个门徒，门徒还能带来许许多多的福分等等这些。个人对门徒的认识，决定了你对这个洗礼的认识。个人对主的认识，决定了你对圣餐的认识。这就是当我们看到类似于哥林多教会那个圣餐混乱的状况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受到这叫什么教会呀？这是什么人呢？当你看到和你的记念完全不能相容的那些动作、那些气氛、那些表现的时候，你只能有这样的认识。你们记念主，其实你们对主有多少认识？你们知道你们所做的是什么呢？如果对方问一下，“现在是记念主又不是对主的认识”，那你就知道了，根本还不沾边。然而这就是今天教会的一个极大的问题。每当说到对圣礼的理解和执行的时候，你就看出了教会的礼仪化是一个什么事情。无论是他竭尽全力的打造一个他认为非常神圣的气氛，其实他着重的都是那些毫无价值的、外在的东西。还是他全然没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心，使得我说了像当年的哥林多教会的圣餐一样，混乱、嚣张、任意等等这些事情。任何礼仪，都反映出属灵的状况。任何礼仪，都能使我们看到什么叫“信仰的礼仪化”，混乱不堪。这些东西，不在物质条件的简陋，在于和神之间的关系。教会的灵命状况。个人的对主的认识，对主的认识。并不是说，今后我们圣餐一定要注意外在的形式。外在什么形式都行。我多次说到了，白开水也未必不蒙神的喜悦。就像两个小钱，未必主耶稣不欢喜一样。心中是不是了解圣餐的属灵的意义。这里头怎么体现主的爱，和主用他的血所立的约。假如你对爱不是十分了解，往往想到了肉体的情爱等等。那么用血立的约的话，任何一个人面对血，他不是微惧，也是肃然起敬，任何场合下都是这样。这就是我们提醒属灵的意义。核心问题，主耶稣说的，记念我，记念主。而这个主，我们从不同的方面去，没人会忘记主的恩。我们要提醒的就是主的爱和立的约。

第二，保罗特别提到了这个记念，直等到他来。直等到他来，不是保罗加上了什么，而是圣灵提醒我们。不是保罗在这里别出心裁，而是圣经的作者从这个角度提醒。从哥林多书信的角度提醒，从保罗向哥林多教会写信的这个场合提醒我们读这封信的人。直等到他来。记念这件事情，是要始终如一，直等到他来。不是说一个间断性的东西。因此我们永远不要在实行的过程中改变初衷，不要受到各方面的迷惑。如果说圣礼有效，那是使你对神有越来越多的思考，越来越多的认识，越来越多的相交。圣礼本身特别是圣餐礼表明着你与神的相交。直等到他来，我可不可以说这样一个比喻，等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完全合而为一了。等到他来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完全在他的里面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和他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。至少像彼得说的，我们在肉身活着，就与主相离。不可能完完全全合在一起的。我们今天记念主直等到他来，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，今天我和主还有这么一段肉身阻隔的距离。但是伴随着每一次的记念，每一次的记念，到他来我们就融合在一块儿了。所以每一次的记念都应该是一个接近的过程。刚才我说的是认识的过程，借着思念对他有更清楚的认识。现在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其实认识也是有一个终点。那就是说，面对面。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，我们现在如同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。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认识有一天要面对面。我们今天的记念有一天要完全的接近，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记念的过程，是认识越来越清楚的过程，也是和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过程。直等到他来，绝对不是说将来有一天记念主的时候，当然我们要知道他来的，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啊？既然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一起了，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天天应该接近一点？天天应该亲近一点？天天应该密切一点？到了时候才能够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合而为一。你始终就是隔得那么远，等他来的那一刻，巴扎到一块儿了，你不怕碰着脑袋？这就是当我们想到、知道他来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每一次记念主，都应该对主有新的认识，进一步的认识。绝对不是重复性的、原地踏步的。提醒也不是重复性的。就算你说是个提醒，它应该有一个温故而知新的过程。就算你没有升到新的一个年级去学习，在这里只是给你复习旧的。哪一次复习都会知道一些新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提醒到“直到他来”，这就是我们每一次必须对这个圣餐，它的记念意义，它所记念的那位主，有一个新的认识、深的认识，进的认识，增加的认识。正是这样，我们才不至于第一个，受迷惑。

今天迷惑我们的，不是说他以为把神的儿女就可以糊弄到地狱里去了。这一点魔鬼都知道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迷惑我们，就让我们在世上失去了方向，失去了意义，失去了价值。圣礼失去方向，就是把它仅仅当做一个表面的礼仪。每次都是认罪悔改。对于圣餐来说，最普遍的就是“圣餐的，没有罪的啊，有罪不能领圣餐了啊”。这个在最后对圣餐的误解当中，我们也会说到了，领圣餐，那必须是绝对圣洁。所以有些地方教会领圣餐，就是一个议程，认罪。然后大家哭一场，在神面前悔改。等到哭完了，悔改完了，开始领圣餐。下一次呢，也是。或者说借着一个人认罪的提示，或者说借着一些圣餐的歌曲。有些圣餐的歌曲写作的确实是使人动情。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不想哭的叫他那么一唱，眼泪也就出来了，确实是很令人动情。没有感动的圣餐是很可怕的、很危险的。不说他吃喝自己的醉吧，那个我们没有资格说。但有一点，圣餐不要陷入迷惑，把它仅仅当做是照本宣科。这种迷惑无处不在。在礼仪上的所有的迷惑，都是使信仰成为一个礼仪。所以我说到了，信仰的世俗化，你能看得见，你也能够感受到它的危机。信仰的礼仪化，有的时候人们还自以为很不错呢。

“你看我们多正轨呀。我有资格来领这个东西。我们所做的东西都是有资格的，都是有怎么样的规矩的”等等等。所以保罗才加上了这么一句，直等到他来。当时哥林多人想到的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但是一个直等到他来，那就是说你必须循序渐进，你必须不断提高，你必须越来越深化，你不能机械的重复。因为你的目标是他来。你领圣餐的最后的成果是他来。他来有什么影响？如果他来是验收，你现在就得逐步的提高他的质量，完善。如果他来是合而为一，你今天就应该越来越跟他越亲近。如果他来就是完全显明，你今天就应该每一次圣餐都对他有新的认识。不管从哪个角度说，其实都是一件事。是从不同的角度说。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停滞不前的礼仪的东西。你说礼仪，还能什么停滞不前呢？这就是迷惑所在。洗礼，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，所以它不存在着逐步提高。这次受了洗了，我得救了。下次我要不要再受一个洗啊？上一次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受的洗，下次来了个教授了，我是不是再受教授的洗啊？那本身就不存在做这样一个提高的问题。因为它就一次。而圣餐呢？直等到他来，是一个过程，有一个目标。

第二，直等到他来，代表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纪念主，也是属主的。属主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。分别为圣就是属主的意思。每一次领圣餐

，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，提醒你，我们已经是属主的了，我们已经是分别为圣的了，千万不要受迷惑再回到世界当中去。分别为圣的做事情，就得做分别为圣的事。和圣相对的，就是俗。千万别把圣做成了俗。但是一说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可能就会有人问“请问怎样做才是圣，怎样做才是俗呢？”。说到这一点已经俗了。因为工作的本身没有圣和俗的区别。怎么掰饼算圣啊？怎么分杯算俗啊？怎么祝谢算圣啊？怎么样子的礼仪算俗啊？没有这样的区别。区别就在于你这个人和你做的这件事。事和物质形态是不一样的。人不要说了，我们都应该是分别为圣的人，否则的话你也没资格记念主。问题是分别为圣的人，未必做分别为圣的事。今天，有的是本该分别为圣的，但是叫你一做，却完全变成了世俗的东西了。这正是一个提醒，讲道的事应该是分别为圣的，但是往往却成了一个世俗化的东西。奋兴会、布道会本来是应该分别为圣的，但是往往就成了一个完全世俗化的圣诞活动。分别为圣的还是世俗的？这一问你就知道了，我们搞圣诞活动，当然是希望成为一个神圣的一个纪念活动、庆祝活动、福音活动等等的。可是每当说到圣诞的时候，今天我们看到，很多地方完全变成了世俗的娱乐、世俗的吃喝、世俗的发财，圣诞大餐、圣诞晚会、圣诞舞会等等的这些东西。圣礼就是提醒我们主要来的。我们做这件事，就是做到主来，等着主来。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就是我们必须是在属主的范畴当中来进行这样一个圣礼。最后，警醒、等候。圣礼是一个提醒，不是一边领着圣餐，一边等候。而是圣餐就是提醒你，每当掰饼的时候就提醒你，主要来主要来。某种意义上说，你就算什么都忘了，掰饼的时候，你记念主要来，那至少也达到了某一个方面的目的。剩下你就不用多说了，主要来了怎么样？你该知道怎么样。主来干什么来了？所以它既有重点，意义的提醒。也带着过程，意义的提醒。

第三，你们人虽多，仍是一个饼。我们人虽多，同分一个杯。保罗也再次强调，圣餐是合一的见证。因此每次领圣餐的时候，我们都当思想，我们有没有尽上合一的责任。圣餐既然是合一的，我能有这样一个合一的见证吗？所谓圣餐，就是说我们人虽然多，都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。我们大家在一起领圣餐，除了个人和神之间有一个记念，前面说的之外，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我们在一起领圣餐，就是承认“主啊，我们是互为肢体的”。这就像说祷告的时候一样，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，主耶稣教导门徒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要想到横向的联系。祷告当然是纵向的，

父。但是“我们”的父。要有一个横向的联系。因此，祷告若不同心的话，那个祷告就没有什么意义所在了。圣餐也是这样，它是一个合一的见证。你们人虽多，仍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。不要使剩餐成为礼仪化。也就是说了，不是说哪有饼，我就吃。哪有杯，我就喝。走到哪里有圣餐，我都可以赴圣餐，或者是祝谢圣餐。很多人对于圣餐的严肃性表现在，一，比如说我正好到这里做礼拜，碰上他们领圣餐了，有的人会说“我没做好准备，我不能领”。为什么呢？这老基督徒都是明天要领圣餐，今天晚上我就要好好的安静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反思，有一个省察。或者说“这一阶段我自己有没有犯罪得罪神？”。或者说从认识神的角度，记念主的角度来反思、醒察。有一些很重视的。如果第二天要领圣餐，今天晚上我就有禁食祷告这样一个习惯。当然这是个人的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就是圣餐要做好准备。有的人因为你没有通知他，我偶尔遇上了，我从来不参加偶尔遇上的圣餐。这是第一，拒绝领圣餐。第二，我对这个圣餐倒是没有提前必须几个小时，或者是一天做好准备。这一点我觉得当然刚才我说那些很令人尊重。你对圣餐很重视。可是我总觉得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做好记念主的准备。不是说到领圣餐了，我再思想一下，到底犯了多少罪，求神赶紧赦免。要不然不能领圣餐。认罪还等到领圣餐再认罪啊？时时刻刻都应该省察，时时刻刻都应该做好。不是做好领圣餐的准备，是做好见主面的准备。每时每刻的。但是我也从来不会在偶尔遇到的圣餐上参与。为什么呢？就是第二，合一的见证。正好到这里了，大家都在领圣餐，“来，你也领圣餐吧”，或者“请你祝谢呀”等等这些。我不知道我和你们是不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。也就是说，我很难肯定你们都是神的儿女。按理说，你不能肯定就不要否定。可能这样做是对的，不能怀疑。因此，如果我到了一个场合之下，我感觉到这些人根本就不像是个基督徒，我就不会跟你一块儿领这个圣餐。因为领圣餐就像祷告一样的，不是单单的纵向的关系。“主啊，我来记念你”。是我们来记念你。他们记不记念啊？他们有没有生命啊？好多时候，有的人碰到了一些圣餐，他非常强烈的指出，“我不能领这个圣餐”。因为你们这里有许多人没有生命的。过去说句难听的话，“犹大在这里我岂能领圣餐”。你不把圣餐当回事，你不把圣礼当回事，那就比犯罪的果效、后果更严。犯罪比犯罪的后果更严重。扯来扯去，又扯到这里了。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，孰轻孰重的问题。圣礼的本身要表明的事情，一定要明白圣礼的属灵的意义。